

/爱情笔记/

## 纸上暴风

□ 维摩



本名王小明,职业编辑,业余作家,教师资格证持有者,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人,近年开始文学创作。

文坛冷面如鲁迅者,也是少不了写写爱情的。前有《伤逝》,后有《奔月》。乌鸦肉炸酱面的梗,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发笑。这些文字都指向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”这一母题,好像爱起来不着四六的couple,遇到柴米油盐都得歇菜。

上学那会儿,课外书是违禁品,只有鲁迅代表了阅读理解的正确方向,读一读是可以的。读多了免不了受其影响,以为挣钱养家如同在茫茫黑夜中漫游,是个看不到尽头的苦差事,由此心生恐惧,以为一辈子不结婚最好。后来读了他写给许广平的信,发现这家伙也甜得发腻,不知道许女士看到他的小说,会不会罚他跪搓板。

这事儿给我一个启示:作家大多有点人格分裂,世俗生活里无论幸福与否,纸上一定要有暴风骤雨。

亚马逊和淘宝没火起来那些年,我每年要去逛一两回图书城,火车站旁边那个,交通便利,价格也比其他书店便宜,只要你愿意投入时间,总会有不错的收获。

有一次我买了两本新书,一本是帕慕克的《我的名字叫红》,一本是纳博科夫的《洛丽塔》。买前者是因为它获了诺奖,买后者则完全是无意而为。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这个无意而为是装出来的。

我拿着书去结账时,内心有巨浪在翻涌。我故意把帕慕克放在上面,期望书店老板不知纳博科夫为何人,然而他去敲计算器的时候,还是抬头看了我一眼,那时候我脑子里万物轰鸣,立刻产生了放弃这本书的念头。

有人说,这是一本让人浑身战栗的书。我读到某些章节,确实能感受到从内心黑暗处涌出来的恐惧,但是远没有夏天发抖或者冬天出汗这么邪乎。

绝望感来临是很久以后的事,我开始动手写作,才发觉这个作家有多伟大:一方面,他敢于正视人类个体的畸形欲望;另一方面,他履及了前人未能到达的土地。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回事,一个强调动机,一个强调结果。艺术无禁忌,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大师级玩家那里才可以。疆界有限而探索者众多,你不能不怀疑自己究竟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有没有意义。

抛开这些沉重的话题,说点题外话。这本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吕克·贝松的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(话说这个名字翻译得实在蹩脚,有点乡村非主流的味道)。娜塔莉·波特曼(我特别喜欢的女影星之一,有赫本一样的“谜之气质”)出演该片时,也不过十二三岁的年纪,她跟杀手Leon的对手戏里,除了暴力枪战,奋不顾身地保护一盆花,还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,正是这种东西,给了这部电影独特的生命力。

在我看来,这些东西,都是合格的“纸上暴风”。

人的生长亦如河水流动,几年或者十几年,外貌的改变或许微小,流水却已经不是那个瞬间的流水了。当年的红色蓬蓬裙女孩,考上了大学,留在了外地,有了自己的生活。偶尔回来,能看出她少了青涩,多了成熟,或许三庭五眼的比例更加和谐了,往人群里一站,依然明艳照人,但我还是喜欢十六七岁时的她。人对于爱慕对象的期许,大多有着自己少年时的影子。

/浮生小记/

## 惜别

□ 聂丽



当过记者,做过编辑,于文字中安暖。闲来弄墨,叙一段梦里落花;静坐煮茶,沏一壶人生百味。

上小学时,特别喜欢撕日历。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跑到墙边挂着的日历本面前,撕下昨天的那一页,看看今天的这一页。摸着越来越薄的日历本,总在想,再过十年、二十年,我会是什么样子。我得快点儿长大,长大了,有许多事可以做。

那个时候,总感觉日子过得太慢,岁月显得太长。

一年年。一岁岁。

如今,我早已不再撕日历了。那些记忆中飘落的纸片,就如飞走的蝴蝶,再也回不来了。那份记忆深处的岁月晴雨表,早已被时光搁浅,尘封为一帧帧斑驳的油画。

于是,越来越多的时候,我更愿意认同一种淡然的惜别,而且对所谓的惜别的要求越来越低。

前些日子,有一个朋友发微信感谢我,我很诧异,不记得为他做了什么。他告诉我:“除了你,从来没有人认真地听过我的故事,然后鼓励我放弃,支持我离开。”我问他现在在哪儿,他很淡然:“和你告个别,就是想告诉你,我的别离并不孤独。”

现在想想,的确如此。没有一个人真正喜欢分别,也没有一个人不想拥有真挚的人际交往。这我不禁想起了那个把撒哈拉沙漠写得充满诗意的三毛——那个倔强的女子,灵魂的行者,她的每一次告别都写满了对远方的期盼、对人生的热情、对爱情的执着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,我的故乡在远方……

元旦当天,接到了另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,告诉我她又到了某个偏僻的小镇。朋友说,她非常喜欢那种“漂”的感觉。其实,当我们到了远方,故乡便也成了远方,惜别故乡的含义是用远方来诠释的……于是文学史上才留下了大量经典之作:“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”“蜡烛有心还惜别,替人垂泪到天明”“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”“人生自是有情痴,此恨不关风与月”“但去莫复问,白云无尽时”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……人生,永远交织着对远方的向往和对故乡的思念。

耳边想起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”的优美旋律,想起朴树泪流满面的演唱,想起每次分别时,好友牵着我的手唱起这首歌。

故乡如此,时光亦如此。

人到中年,佛性中年。一路走来,有春风得意马蹄疾,也曾经跌跌撞撞,甚至摔得鼻青脸肿,但每一次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彷徨之后,多数竟还是意外的柳暗花明。回首过往,让人感到幸福难忘的时刻,往往就是有过短暂离别之后那些归来的温馨和安逸。

也许,每个人对惜别的理解都不同。我的理解很简单:这个世界是变幻莫测的,要让自己始终保持和社会同步,具备应对变化的能力,所以一定要学会适应各种离别。

惜别,惜的就是“别”,但是更多的是为这个“别”开启一段新的生活。对于未来,执着行进,但不刻意为之。时间的标签紧紧地贴在岁月的年轮上,你不抓紧追赶,就可能悔恨终生。

告别丁酉,迎接戊戌。让我们以惜别为名,让生活变得更好。

/南关码头史话/

## 洛汭严关

□ 孙新建



笔名沙草,洛阳老城人,爱家乡老街,觅乡愁乡情,打捞岁月的金子。

紧临洛河的南关,如果以十字形的南门口街为中心,这里也是个繁华的交通枢纽。向北紧连南大街,民国时期,由于城门还在,那时还有条吊桥街,很短,由南门口街过了吊桥街,才能进城到南大街。

南门口街向东,是贴廓巷,再向东,是吕氏街,吕氏街与贴廓巷南边,中间有条街,名校场街。吕氏街东头是小石桥,过了桥,就是新街了,属于东关。

南门口街向西,是马市街。马市街较长,民国时期曾分东街和西街,分属问礼镇下的一保和二保。马市街北就是护城河,后来叫中州渠,向西有座桥,名盐店口桥。过了桥,就是盐店口街了,属于西关。

南门口街向南,是凤化街。凤化街如同凤凰身子,两条尾巴东西一甩,分别是菜市东街和菜市西街。菜市东街原来叫竹竿市街,因为从洛河上游洛宁等地顺河下来的竹子多,在这儿形成市场。菜市西街紧临雷家口街,出了雷家口街南边的“洛汭(ru i)严关”,还有一条南北向的城城街,40米长,然后就能上河堤看到洛河了。当年的南关码头就坐落于此。

“洛汭严关”在雷家口街南端与城城街相连的地方。这是一个两层的楼阁式建筑,现在已经破败不堪了,但是你千万不能小看了它。这个始建于明代的关隘,与民国时期在洛阳的城里关外建起的多座“栅栏”,在外观和功能上是一脉相承的。外观上都是两层楼阁式结构,功能上主要是为了防范刀客(土匪),下面一层有关隘大门,白天通行车马货物,夜间定时关闭大门。上面一层为守夜值勤所用,居高临下,守若壁垒。与城里的“栅栏”不同的是,它坚固异常,由大青砖砌成,进深达5米,宽达6米,整体高度现在仍近7米。

“洛汭严关”是南面进关门额上的石匾,在这个石匾的右侧,还有一竖行小字,经仔细辨识和考证,这几个字依次为“甲戌年孟春吉旦”,甲戌为干支纪年方式,孟春即阴历正月,吉旦是好日子的意思。查古代纪年表后,可以断定,“洛汭严关”(原匾为繁体字)建于崇祯甲戌年,即公元1634年,距今已经有380多年了。

关之北面也有一块石匾,上面的字已经有些残缺了,经专家辨识,应为“邙(cūn)保”(非“郊保”),“邙保”之意是防御性城垣的村寨,说明了它在南关码头的作用。这里离洛河大堤不足50米,繁忙的水路码头就在它的怀抱里。

需要交代一下的是“洛汭”。汭,指河流汇合或弯曲的地方。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,综合先秦典籍记载曾写道:“洛水又东北流,入于河……谓之洛汭,黄帝东巡河过洛,修潭沉璧,受龙图于河,龟书于洛,赤文绿字。”这可能是最早形之于文字的“洛汭”,一与“河图洛书”有关,二与洛河、洛阳有关。洛河900里长,文化中心和航运中心一直在洛阳几个不同朝代的城池周围。

2011年前后,我曾多次寻访过“洛汭严关”。从一层的通道两侧,能看到碗口大小的大门门臼,说通俗些,就是石窝窝,是一块高三四十厘米的青石凿成的,窝深一拃多。它是闭关关门时用的,从窝的直径、长度看,那木杠子(门臼)要有上百斤,一个人肯定是抱不动的。

石窝窝现在的高度离地面只有四五十厘米了,听附近上年纪的居民说,原来这石窝窝离地有人把子高哩,现在低了,是因为后来路面淤积,无人清理,路面抬高了。当年南关码头的这个关隘,车马货物来往,繁忙异常。洛河如一条巨龙,要在这儿吞吐大量的货物。